

ROUTLEDGE



靳希平 徐向东 主编

劳特里奇哲学指南丛书

HUSSERL AND THE CARTESIAN MEDITATIONS

[英] A.D.史密斯 著 赵玉兰 译

胡塞尔 与《笛卡尔式的沉思》

2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靳希平 徐向东 主编

劳特里奇哲学指南丛书

HUSSERL AND THE CARTESIAN MEDITATIONS

A. D. 史密斯 著 赵玉兰 译

胡塞尔 与《笛卡尔式的沉思》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Routledge Philosophy Guidebook to Husserl and the Cartesian Meditations

by A. D. Smith

First published 2003 by Routledge

© 2003 A. D. Smith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 2007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Authorised translation from the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by Routledge, a member of the Taylor & Francis Group.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20-2006-104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胡塞尔与《笛卡尔式的沉思》/(英)史密斯著;赵
玉兰译.一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4
(劳特里奇哲学指南丛书/靳希平,徐向东主编)
ISBN 978-7-5633-6530-2
胡… Ⅱ.①史…②赵… Ⅲ.胡塞尔,E.(1859~
1938)-现象学-研究 Ⅳ.B516.52 B08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041448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中华路22号 邮政编码:541001)

网址:www.bbtpress.com

出版人:肖启明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发行热线:010-64284815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

(临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工业北路东段 邮政编码:276017)

开本:880mm×1230mm 1/32

印张:11 字数:220千字

2007年4月第1版 2007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1~7000 定价:24.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劳特里奇哲学指南丛书》中文版总序

大概没有任何一个学科比哲学更具有历史的连续性和思想的传承性：若不是出于追随思想史的发展的需要，数学家现在不必去读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物理学家现在不必去读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生物学家和医学家不必去读希波克拉底学派的生物学和医学著作，甚至文学和历史不仅具有一定的地域性，而且也打上了时代背景和生活氛围的烙印，然而，哲学在这些方面都与这些学科显得很不相同：尽管哲学研究本质上是一种个性化的事业，也就是说，哲学家对一个哲学问题的思考总是与他的思想背景、个人经验以及看待问题的角度具有密切的联系，但哲学问题一开始就是人类所面临的永恒问题——哲学问题不仅本质上就是人类生活中所产生或出现的最根本的问题，而且也因为人类生活形式在某个层面上的相似性而成为全人类共同思考的问题。哲学问题具有持久性和普遍性的特点，例如，古希腊哲学家所思考的很多问题仍然是当今的哲学家继续思考和探究的问题。作为西方文明的源头，古希腊人的思想观念（尤其是哲学思想观念）以一种一脉相传的方式在西方文明

的发展史上被继承下来,尽管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经过各种批判性的改造和重塑。例如,亚里士多德对中世纪哲学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而尽管现代哲学是在新科学的背景下诞生的,但我们仍然无法割裂早期现代哲学家与中世纪哲学的联系——不仅现代哲学的奠基者笛卡尔的哲学思维并未完全与中世纪哲学发生决裂,而且莱布尼茨这样的哲学家一直试图在中世纪哲学和新科学的认识论、方法论和形而上学之间实现一种调和;现代哲学(尤其是它的经验主义流派)经过逻辑实证主义学派对当代分析哲学的影响是相当明显的,而在伦理学和政治哲学这些探究人类价值和政治制度的哲学领域,当代哲学家对历史上的哲学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比其他的哲学领域更为明显。因此,从哲学问题的本质以及哲学的历史发展的延续和传承来看,任何研究哲学的学生和学者都无法忽视人类思想史上最重要的哲学论著:不论是为了理解哲学史上最重要的哲学思想和哲学论证,还是为了利用这些思想和论证来充实和深化我们的哲学思维,我们都需要深入地研究哲学史上一切重要的哲学著作。

经常有人认为哲学研究工作就在于论证,然而这是对哲学事业的一种褊狭的、甚至有点不负责任的理解。提出逻辑上连贯有力的论证固然是任何哲学工作的第一步,但仅仅是做到了这一点是不够的:一个论证在逻辑上的有效性并不意味着其结论就是可接受的,因为论证的前提有可能是错误的或者至少没有得到充分有力的论据的支持;把哲学事业仅仅降低为论证全然忽视了哲学在人类生活中的使命和价值,而且也在某种程度上使哲学失去了它本来就具有的思想魅力。哲学家的使命在于通过哲学这项事业来思考和关注在人类生活出现的最根本、最持久的问题,以便对人类存在和人类生活达到一种理性的自我

理解。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一开始就提到，每一个人都渴望理解；他也把人类定义为具有理性的动物——正是人类所特有的那种理性反思的能力把他与自然界中的其他成员区分开来。亚里士多德的说法实际上意味着：通过理性反思实现一种自我理解就是人类的本质特征。只要人类仍然存在和继续存在，只要人类仍然继续生活在人类的条件中，这种自我理解以及寻求这种理解的愿望就自始至终地伴随着人类生活，不管是对人类个体还是对整个人类来说都是如此。因此，只要一个人开始反思他自己，反思他在自然世界和社会世界中的地位，他就是在开始从事这些思维。苏格拉底曾经说过，未经审视的生活是一种不值得过的生活。我们的生活需要审视，不仅因为我们人类具有一种双重的本质——我们是具有感性欲望和理性本质的存在者，而二者经常处于某种张力之中，而且也因为每一个人类个体都只是生活在其他人类个体中的一员，因此我们也需要反思我们自己与其他人类成员的关系。如果苏格拉底的论断是正确的，那么它就意味着：至少在某些时候，每一个人类个体都应该把哲学思维看作他的生活的一个本质部分。所以，哲学不是一门高高在上、与人类的现实生活和现实关注毫无关系的事业。相反，一旦生活需要批判性的审视，那么哲学就成为我们的现实人生的一个不可或缺的要素。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反对那种“哲学工作仅仅在于论证”的论调。哲学不是单纯的逻辑思辨，它从一开始就是对人类生活和人类状况的深切反思，它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每一个方面。

不管我们是在从事严肃的哲学研究还是仅仅希望通过理解最重要哲学家的思想和论证来反思我们自己的生活，阅读和理解这些哲学家的论著都是一项首要的任务。正如我前面提到

的,哲学思考是一项个性化的事业;每个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独特的生活体验和观点对一个哲学思想和哲学论证提出自己的理解和解释。而且,这就是使得哲学思考和哲学研究充满了魅力的东西,因为在这个意义上哲学活动就变成了一种自我表达的方式,借此我们可以把自己独特的个性、独特的人生体验和独特的观点表达出来,因此也就在哲学沉思活动中实现了一种独特的自我理解。所以,就哲学沉思的本质和目的而论,我们不应该仅仅满足于别人告诉我们某个哲学家说了些什么,甚至有什么样的观点和论证,就像国内的大多数哲学史教科书所做的那样。哲学教育的一方面固然是要让我们具有哲学知识,但更重要的是要使我们通过阅读哲学家的原著来培养和发展我们的哲学思维和哲学反思的能力。对于哲学这门独特的学科来说,获得知识并不是最重要的事情(尽管是一项准备),最重要的是要通过批判性地理解哲学家的思想和论证来培养和发展我们自主的理性思维和批判反思的能力。

《劳特里奇(Routledge)哲学指南丛书》为实现哲学的这一重大使命提供了一条便利的途径,因为这套丛书具有如下几个特点。首先,这套丛书的作者所介绍和讨论的著作都是哲学史上(包括20世纪)最重要、最有影响的哲学论著,我们从中可以看到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笛卡尔、斯宾诺莎、莱布尼茨、贝克莱、洛克、休谟、康德、密尔、黑格尔、尼采、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这些卓有影响的哲学家的名字;其次,作者们针对这些哲学家的一部重要的论著对其中的观点和论证提出了令人信服的解释和分析,从而使我们可以在阅读这套哲学指南丛书的基础上深入地理解原著;再次,在分析、解释和阐明一部原著的同时,这些作者也整合了当代的批判性的文献,因而不仅为我们理解原著拓宽

了视野,而且也为我们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必要的基础;最终,本丛书的作者都是有关领域的专家,因此,他们对一部原著的批判性的介绍和解释在使读者容易理解原著的同时也把他们领入了这个研究领域。

对于这套丛书中所要讨论和研究的哲学家及其论著,目前国内已经有一些相关的著作,但具备这套丛书上述四个特点的很少。这套丛书为我们理解和研究一个哲学家的思想、观点和论证树立了一个典范。因此,我希望这套丛中译本的出版不仅有助于读者理解这些重要的哲学著作以及其中体现的思想观念和哲学方法,而且也有助于推进我们对这些哲学家的深入探究。最终,我想感谢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为推进中国哲学事业的发展所做出的这一重要贡献。

靳希平 徐向东

2006年10月

译 序

对于任何读者来说,若想在 一本译著中看到译者的思想、观点,通常都是很困难的。因为译者的主要任务就是把原著作者的思想、话语一字一句、毫厘不爽地表述出来,且不能有任何主观的臆测与阐发。虽说在某种程度上讲,译介本身也是一个创造过程,是新的表述方式、新的概念术语的创造过程,但它绝不是新的思想的创造过程。译介工作有其自身固有的枯燥无趣性:你只能恰如其分地说别人说过的话,仅此而已。如此一来,对于译者来说,译著中的“译序”或“后记”部分就显得弥足珍贵了。因为,只有在这块方寸之间,译者才可以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所思所想所感,讲自己的话,说自己的事。同样,作为本书的译者,我也乐于在难得的“译序”部分说说自己的观点与想法。

顾名思义,《胡塞尔与〈笛卡尔式的沉思〉》是关于胡塞尔的《笛卡尔式的沉思》(以下简称为《沉思》)的一部阐释性著作,引用作者 A. D. 史密斯的话说,他致力于使本书成为《沉思》的“适宜的导论”。在史密斯看来,虽然胡塞尔力图使《沉思》成为“现象学导论”,但是《沉思》却没有能够令人满意地完成这一使

命。它存在着许多的不足,如,论述过于言简意赅,专题讨论所涉内容铺陈过大,表述方式欠妥,专门术语缺乏说明,等等。再加上《沉思》一书在秉承分析传统的英美学界遭遇到了与其实有的学术价值极不相称的冷遇,因此,这样一部关于《沉思》的指南性著作就在史密斯的笔下应运而生。

从结构编排来看,本书在总的轮廓构架架上还是因循了《沉思》原有的架构体系,按照各篇沉思的内容依次进行阐述。不过,其中也有一处十分明显的调整。那就是,在完成了第一、第二沉思的论述之后,史密斯把第四沉思的第30—39节作为第三章提前予以阐述,而把第三沉思与第四沉思剩余的第40—41节合并起来推延为第四章进行考察。之所以进行这一调整,史密斯是有所考虑的,因为在他看来,全部第三沉思与第四沉思的最后两节在内容上是前后一贯、一脉相承的,它“为在第四沉思的最后两节才明确得出的那些重要的形而上学结论铺平了道路”。同时,这些内容又是和第五、第六沉思的主题密不可分的,因此,才会出现这一乍看起来令人颇为费解的第四沉思在前而第三沉思在后的编排体系。从内容上看,本书对胡塞尔所使用的概念术语如悬搁、绝然性、自明性、意向性、同感、交互主体性等都做了专门的说明与阐释,并在此基础上对《沉思》中所关涉的先验现象学的重要问题做了恰当、细致的说明,同时,还结合胡塞尔的其他相关著作进行佐证研究,这就向我们展现出了一幅非常广阔的现象学图景。另外,值得称道的是,史密斯的文风朴实自然,在论述的过程中常常会结合日常生活的事例(这些事例有些是胡塞尔本人所钟爱的,还有一些则是史密斯所喜欢的)加以说明,令人感到既亲切又熟悉,这就在无形之中使得胡塞尔的通常颇为费解晦涩的理论透彻了许多,因此,本书确实不失为是一部

“适宜的导论”。

在译介方面,需要说明的是,本书中个别术语的译法可能与国内学界的常规译法不太一致。这里,首先要提到的当属“idea”一词,国内学界通常把它译为“观念”,大部分现象学译作也作如此译法,如我们所熟知的《纯粹现象学和现象学哲学的观念》、《现象学的观念》等。但是在本书中,尤其在“哲学的‘理念’”一节中,作者把 idea 一词与古希腊的哲学源头,尤其是苏格拉底、柏拉图联系起来,并认为在哲学从古希腊人那里诞生之初起,idea 就一直支配着哲学,鉴于这一语境,我把 idea 译为“理念”,以便与柏拉图的理念学说相呼应,同时又兼有“哲学理想”之意。无独有偶,在新近出版的王炳文先生翻译的《第一哲学》(2006年6月版,商务印书馆)一书中,idea 一词也被译为理念。只不过,王先生的做法更为彻底,他把胡塞尔著作中所涉及的 idea 都译作了“理念”,于是就有了《纯粹现象学和现象学哲学的理念》、《现象学的理念》这种译法。考虑到国内学界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对胡塞尔著作有了约定俗成的称谓,所以,在涉及胡塞尔的著作时,我并没有把 idea 的“理念”译法一贯到底,而是仍然因循了传统的“观念”译法。其次,本书中“body”一词的译法也有必要予以说明。由于胡塞尔在其德文著作中使用了“Körper”和“Leib”的区分,所以,当我们直接把胡塞尔的德文原著译为中文时,可以十分方便地按照这两个不同的词语把它们分别译为“躯体”与“身体”,前者在广义上指以广延性为特征的物理事物,在狭义上专门指人的身躯,即人的物理肉体;后者则指躯体与意识的统一,即人的心灵与肉体的统一,这里已经是从构造层面上来说的了。但是,本书却有其特殊的情况,它是一部英文著作,在英文中很难找到一组对应的词来恰如其分地表达

“Körper”和“Leib”之间细微的差异，因此，作者史密斯不得不把它们分别译为“material body”和“body”，这里的两个英文词都涉及了 body，在把这两个英文词译为中文的过程中，如果再把 body 一词进一步区分为躯体与身体，反倒容易产生混淆。因此，我依循了史密斯的英译法，把这两个词译为“物质身体”与“身体”，而不再区分为“躯体”与“身体”。最后，本书中“Evidenz”的译法与国内学界的常规译法也略有不同。国内学界通常把它译为“明见性”（如倪梁康、张廷国等）或“明证性”（如李幼蒸、邓晓芒等）。而在作者史密斯看来，把“Evidenz”译为明证性既不完善又会产生误导作用，而译成“明白性”虽然比较合理，但却容易造成较为笨拙的短语转换，所以他主张把“Evidenz”译为“自明性”。因此，在本书的翻译过程中，我忠实于作者的思想，把“Evidenz”译为“自明性”。当然，值得一提的是，在王炳文先生的《第一哲学》中，也采用了“自明性”的译法，读者不妨参阅。至于本书中其他关键性的现象学术语，我基本上是依照学界通行的译法来翻译的，此处就不再一一赘述了。但是，仍然有必要补充的是，在翻译本书的过程中，我参考了不少学术前辈已经译介的胡塞尔的著作，此处一定要列出，它们是：倪梁康先生著译的《胡塞尔现象学概念通释》（1999年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和《逻辑研究》（1994年、1998年、1999年相继出版第一卷、第二卷第一部分和第二卷第二部分，上海译文出版社）、王炳文先生的译著《第一哲学》、《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2001年版，商务印书馆）、李幼蒸先生的译著《纯粹现象学和现象学哲学的观念》（2004年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张廷国的译著《笛卡尔式的沉思》（2002年版，中国城市出版社）、邓晓芒、张廷国合译的《经验与判断》（1999年版，生活·读书·新

知三联书店)。这些著作对我确定术语的翻译,包括大量引文的翻译方面帮助非常大,在此也要特别感谢这些学界前辈所做的奠基性工作。

这本书的翻译工作是从2006年5月开始的。承蒙靳希平、徐向东老师的信任,这样一项翻译现象学的研究性著作的重任落在了我的肩头。最初,我委实感到深深的惶恐与不安,因为自知在现象学方面认识粗浅,恐难以胜任。还好,在各位老师的帮助鼓励下,在现象学诸多前辈的大作的间接引导下,我的翻译工作一步步走上正轨,顺利地展开。其间,也正值我离开工作三年但至今仍然感念在心的内蒙古大学哲学系,重新回到美丽的燕园攻读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博士,经历人生与学术研究的又一次重要转折,这部译著也多多少少铭记了我这段颇为难忘的时光。2007年1月,本书几经修改,终于初步定稿。在2006年到2007年这大半年的时间里,在攻读马克思的哲学经典之余,我把所有的精力都倾注到了它的身上,现在终于看到它的成形,心里的喜悦自是不言而喻的。然而,在此后与徐向东老师的交流中,他一再督促我多多校对,仔细斟酌,并提醒我补充漏译的文本内容。于是,我又开始了对译本的精雕细琢的过程,这确实又是一段别样的经历。此前,我也曾独立翻译过西方哲学著作,我自以为,与翻译过程相比,校对过程会轻松许多。而此次翻译经历则完全颠覆了我之前的想法,面对一部多达22万字的译著(对我来说,这确实庞大得有些难以驾驭了),校对、雕琢的过程其实比翻译过程本身更为艰辛,而我也不得不再阅读相关的现象学译著来确定某些引文的译法,并且努力在忠实于原著的基础上保证行文的流畅与自然。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在2006年农历腊月二十九这一天早上,我再次收到徐老师发来的邮件,

让我补充索引与目录译文,当时心里真是有点不太情愿。因为新年将至,到处都是浓重的节日气氛,家里也是热闹非凡。但思量片刻,我还是又匆匆赶回了北大,在空空荡荡的宿舍楼里完成了要补充的材料。当时,我的心里确实有些感慨,这本译作都伴了我大半年了,可是连过年它都想伴着我。不过,现在想来,多亏徐老师的督促与提醒,我才能够让这本书保质保量地与读者见面,才能不辜负诸位师长的期望。一本书的译介过程,本身也是译者的学习与成长的过程。

在本书即将出版之际,我要特别感谢我的硕士生导师赵敦华教授、博士生导师王东教授,感谢他们一直以来对我的关心与教导。同时,还要感谢内蒙古大学哲学系李笑春主任及其他师长、同事,感谢他们多年来对我的扶持与关爱。

由于译者水平有限,虽然已尽全力,但译文中难免仍有错误与疏漏,还敬请师长同人、读者指正。

赵玉兰

2007年3月16日于北京大学燕园

前 言

《笛卡尔式的沉思》(*Cartesian Meditations*)是胡塞尔(Husserl)的最为广泛阅读的著作,这一点并不令人吃惊。该书短小简洁,平装本随处可得,而它的副标题——“现象学导论”(An Introduction to Phenomenology)——则向我们允诺了现象学的可通达性。然而,作为这样一部导论性的著作,它必须被判定为一次令人沮丧的失败。最为惹眼的是,虽然胡塞尔在写作此书时已经发展出一套专门术语来表达他的哲学,这些术语在《沉思》中也反复地被使用,但他通常并不勤于向读者解释它们的意义。此外,该书的言简意赅事实上也影响了它的可通达性。因为胡塞尔的哲学精深复杂而又涉及广泛,它的各个部分交错衔接而密切关联。这样导致的结果是,即使他在文本中仅仅着力于关注几个基本问题,他也仍然不得不反复提及其思想的其他方面,而这些方面又没有进行专门的论述。这种情形在胡塞尔这里尤其令人难过,因为他的哲学的最重要的、最能给人以深刻印象的方面之一就是他在分析特定主题时所孜孜以求的深度。只有在最后那篇专门探讨一个单独主题的沉思中,读者才

得以对胡塞尔著作所普遍具有的深刻性特征窥得一斑。甚至抛开所有这些因素,《笛卡尔式的沉思》也远远不尽如人意。胡塞尔毕生都在为有效地向公众引介现象学这个问题而殚精竭虑。因为他坚信,不仅现象学是哲学研究的真正出路,而且投身于现象学也需要哲学家本人的决断,正如他在某一处所说的,这种决断类似于宗教的皈依(*Crisis*, 140[137])。^①因此,胡塞尔一再地为引导读者做出这种决断的最佳方式而烦心焦虑。《笛卡尔式的沉思》的第一篇沉思的表述并不能说是他的最佳方式之一。但至少基于这些原因,一本关于此书的指南可能会被证明是有用的。由于《笛卡尔式的沉思》自身的不足,我在写作这本指南的过程中不得不反复提及胡塞尔的其他著作,以此来充实《沉思》中频繁出现的难以令人满意的表述。唯有如此,这本关于《笛卡尔式的沉思》的导论才能成为胡塞尔曾对《沉思》本身所期望的那个样子:它应该是关于一般的先验现象学的适宜的导论。

撰写这本关于《笛卡尔式的沉思》的导论性著作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它是胡塞尔成熟时期的一部著作。它写于1929年,距离胡塞尔79岁的逝世之期还不足十年。这也构成了一个理由,至少对于英语世界的读者来说如此,因为在主宰那个世界的所谓哲学的“分析传统”中,大多数关于胡塞尔著作的讨论都聚焦于其早期哲学。这主要是因为,在20世纪初期胡塞尔变成了一名观念论者,这一哲学立场是为绝大多数的“分析哲学家”所根

^① 关于本书中所使用的胡塞尔著作名称的缩写词的说明,参见第 xvii 页到第 xix 页(即译本的第 13 到第 17 页。——译注)的缩略名列表。所注页码前若无这些缩写名,则指《笛卡尔式的沉思》一书本身。关于注释页码的说明,参见“译文与引文说明”。——原注

本不容的,稍后我们将看到这一点。因此,胡塞尔在这个时期之后的工作都遭到了冷遇。这既是不幸的,亦是愚蠢的。之所以愚蠢,是因为胡塞尔在其中期、晚期所不得不说的内容都可以独立于那个形而上学问题而予以评价。之所以不幸,是因为许多哲学家的思想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极易变得深奥复杂,胡塞尔就是其中之一。虽然有时候我会就胡塞尔立场并未发生本质改变的某些问题而谈及他的早期著作,但是,本书无疑是他成熟哲学的导论:如他所称的先验现象学的导论。

《笛卡尔式的沉思》是胡塞尔在巴黎,更确切地说是在索邦大学的笛卡尔阶梯教室(Sorbonne's Amphithéâtre Descartes)(用德文)做的两篇演说的扩充版。虽然胡塞尔这些演说的扩充版的法文译本在1931年就已经付梓出版,但是德文版本却并没有在他有生之年得以问世。这是因为,胡塞尔在与助手欧根·芬克(Eugen Fink)的合作中,随着他继续研究这些演说,他所设想的扩充演说的计划进一步深化,他要撰写一部能够全面彻底阐述其哲学的鸿篇巨著。在1930年,当胡塞尔说它“将是我毕生的主要著作”,待它完成之日,他将能够“平静地死去”时,他所指的就是这部已经计划好的著作(Schuhmann 1977, p. 361)。②然而,不久以后,他便放弃了这项计划,转而集中精力撰写另外一部泱泱巨著,从而为其哲学提供一种迥然不同的导论。然而,后来的这部著作尚未完成,胡塞尔便于1938年与世长辞了,不

② 关于这一“主要著作”如何成形的一些暗示见于欧根·芬克所谓的《笛卡尔的第六沉思》(芬克,1988)。然而,在这本书中,芬克对于他与胡塞尔的合作计划的贡献远远超过了胡塞尔本人。因此,尽管这本书有着浓厚的内在旨趣,我亦不会对之进行深入探讨。——原注